

■军旅生涯■

难忘大连人民的深情厚谊

■朝花夕拾■

手提箱

1975年春,我作为南海舰队的一名战士,因公与几位战友由广州来到大连。在大连生活工作的几个月里,大连人民对军人的关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
吃细粮

在大连工作期间,工作日的午餐是在所在单位的职工食堂与单位职工一起用餐。就餐的人不是很多,单位职工有30多人,加上我们也不过40多人。当时大连粮食供应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,分粗粮、细粮按比例供应,大米、面粉为细粮,占百分之三十,其它的为玉米面和高粱米,占百分之七十,所以,只有在周三和周五的中午才能吃上大米饭

救小孩

1957年,我在石家庄市赵陵铺小学上五年级。一天放学后,我到村南的自留地里去摘菜。菜地南边是一条大沟,沟里有大大小小的坑,坑里积满了水。沟的东边不远处是赵三街村。

我来到菜地摘完菜,正准备回家时,突然听到沟里传来小孩的哭声。我急忙来到沟边,看见不远处的水坑里有一个小孩,大约有五六岁的样子。我来到坑边,把他拉上来,问他怎么陷到了坑里。他说见坑边有一只青蛙,准备捉青蛙时,青蛙跳到了坑里,他也跟着跳了进去,就出不来了。我把他送到赵三街村边,让他回家了。

正好第二天上作文课,作文题目是《记一件有意义的事》,我就在作文本上写下了这件事。老师在课堂上念了我的作文,还让同学把我的作文抄到教室后边的黑板上。外班的同学到我们教室开会,看到我的作文,对我说:“哈哈,你敦振中真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。”

敦振中/文

上世纪50年代后期,刚进入腊月就有了年味。在农村,只要一开杀猪,便拉开了过年的序幕。杀猪时,小孩们就爱围着看热闹。从杀猪起,我几乎天天问大人:“还有几天过年?”

“腊月二十三,灶王爷上天。”从这一天起,忙碌的准备工作就开始了。各种原料经过加工变成了美味佳肴:黄豆变成了豆腐,黄米变成了年糕,香喷喷的血糕、豆渣饼子熟了,一锅锅蘸着红点的馍馍蒸好了,还有十二生肖形象的花卷、豆包。奶奶和母亲忙碌着,有时我帮着拉风箱,等做熟了好一饱口福。最解馋的那一天是腊月二十六,因为这一天家里要煮肉。

腊月三十即小年,是最忙

和馒头,平时就只能吃高粱米和玉米面,这对我们南方去的战士来讲很不习惯。就在我们到食堂用餐后不久,突然发现,在周三、周五午餐供应细粮时,单位职工就餐的人少了,而且越来越少。起初我们很纳闷:怎么难得供应细粮,人们反而不来就餐了呢?后来经打听才知道,是单位领导看我们吃粗粮不习惯,为了让我们多吃点细粮,就号召单位职工把细粮指标省出来,让我们吃,单位职工也积极支持,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。知道真相后,我们很感动,也于心不忍,我们将此事反映给上级领导,经领导协调,才解决了这个问题。

买面饼

一个休息日,我和战友应邀外出,来到一个路口,看到好多人在排队,我们好奇地走过去看个究竟,原来是人们在排队买一种面饼。当时因为面食属于细粮,限量供应,这种机会还是不多的。我们想顺便买几个,于是在队尾跟着排队。前面一位老大爷看我们跟着排队,就回过头来将我们往前让。就这样,一个让全都让,一直把我们让到了队伍的最前面,这让我们很感动。我们又一次感受到大连人民对军人的深情厚谊。

吃早餐

在大连,每天早上我都到驻地附近的一个饭店去就餐。

饭店不大,但就餐的人很多。早餐供应的是高粱米饭和豆腐脑儿,也是限量供应,卖完为止。所以,有时去晚了就吃不上,但是有几次我发现我前面的人没买上,而排到我这里却能买到。

当时我也觉得奇怪,怎么前面的没买上,到我这儿又有了呢?一个偶然的的机会,我才弄明白其中的秘密:原来是饭店的一位服务员,发现每天早上都有一位海军战士来就餐,在早餐快卖完时,如发现我还没到,就特意留下一份,所以,我才能每天都能吃上热乎乎的早餐。知道真相后,我再次感受到大连人民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。 刘桂清/文

■图说往事■



高中毕业合影

1962年,我考入邯郸魏县中学(今魏县一中),分到高中17班。当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,我们每月的粮食定量是28斤,因没有任何副食补充,常常忍饥挨饿。但同学们读书非常刻苦,口袋里的读书卡片装得满满的。1965年高考时,我们班的升学率高达80%。更可喜的是,有10余名同学考入了清华大学等全国重点大学。图为我们班的毕业合影,四排右二为本文作者。

王文生/文并供图

初次进城

上世纪60年代初,我出生在邢台巨鹿县的一个小村庄。1981年,我高中毕业时,同学们大都去过邢台、石家庄、邯郸等比较近的城市,有的还去过北京、太原、阳泉等远一点的城市,可我只去过我们县城。听他们说起城市的样子来,我真是羡慕极了。我多想进城去欣赏欣赏城市的风

光啊!

我把自己去趟邢台市的想法说给母亲,母亲说:“你又没出过远门,我不放心。”我知道母亲是心疼钱,怕我花钱不好。为此,我和母亲闹了一场,又是哭又是耍性子,最后还是父亲答应了我。恰巧村里有一位在邢台钢铁厂上班

的叔叔回来了,他返回城里时,父亲塞给我10元钱,让我跟着叔叔去一趟邢台市。到了邢台,叔叔还专门请了一天假,领我在市里逛百货商场,去娱乐场所,并安排我吃了午饭,这一天我玩得非常开心。到下午4点,叔叔把我送到汽车站,等我上车后,他才离去。

李朝云/文

想起了儿时过年

碌的一天。过小年要在大街上挂吊花,要在正屋门口侧面搭神棚,贴全神像,还要贴对联、条幅、年画等等。整个庭院里里外外都是一派红红火火的景象。盛粮食的地方贴“五谷丰登”,大车上贴“出入平安”,炕头上贴“人丁兴旺”等。据说,当年某户人家因疏忽把“肥猪满圈”贴到了炕头上,惹得老乡们笑了好大一阵子。小年晚饭后,一阵阵惊天动地的爆竹声此起彼伏,预示着年就要到了。奶奶、母亲和姑姑忙着包大年初一早上吃的饺子。我们这一带有整宿不睡的习俗,称“坐年”。这时,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吧新褂子、新裤子套在棉袄、棉裤上。

爆竹声中一岁除。午夜时分,急促的爆竹声送走了旧

年,迎来了新年,可谓一更连两载。

仅过了4个小时,铺天盖地的爆竹声再次响起,天空一片通红。我赶紧穿上新衣服,先给家里的大人拜年,然后去找当家子同辈的兄弟们,开始拜大年,又叫“转村”。拜年的顺序是先给本家族的大辈们拜年,然后给同姓和异姓的大辈们拜年,同辈之间要给年长者拜年。大街上,熙来攘往的人群络绎不绝,人们相见都作揖互贺。有人见到大辈会说把头磕到家里了,有个别五六十岁的老者在大街上给小伙子叩首,这就应了“萝卜不大长在辈上了”那句话。遇到大的人群,常常是前面的人磕完头往外走,后面的人还没进院。辈大的人刚接待完这一拨,下

一拨又进院了。我属于中间辈,要转多半个村子,小字辈们要转整个村子。

从大年初二起,就开始给亲戚们拜年。提上一篮子馍,人家只留一多半。串亲戚最高兴的就是挣压岁钱,虽然每次只能挣到一两毛钱,但是却高兴得不得了。

那时过年,我们村有荡秋千的习俗。小年那天,村里的年轻人搭好秋千,随后半个月里,大人小孩们玩得兴致勃勃。正月初五晚开始唱大戏,先由我们村的文艺爱好者演出,以后连续几晚都是外村的文艺队演出。

儿时的年不仅有肉,有饺子,有新衣服,有大拜年,有秋千,还让我们承载了浓浓的乡愁。 狄民建/文



吃粉条

上世纪60年代中期,我还没上学。一年冬天,生产队里开了粉房。大人们把做好的湿粉条用细木杆挑起,挂在打粮场的木架上晒干。湿粉条软滑易折,时常有碎粉条段掉在地上。为了不使掉在地上的粉条弄脏,大人们在地上铺上塑料布和其他东西。

那时,我们几个小伙伴常到打粮场里玩,见有掉下来的粉条,我们就抢着吃。粉房的人见我们拾粉条吃,就轰赶我们。上午轰跑了我们,下午我们又去了。基本上我们天天都到场上玩,大人们干活忙时,就顾不上我们了,我们就趁机躲在粉条架下吃了起来。又软又光的粉条吃到嘴里,虽说没什么味儿,却能让我们填饱肚子,解解馋嘴。

齐路文/文

(编辑提醒: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所有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寄:石家庄市中山路313号燕赵老年报忆往昔版,邮编050011;或发送电子邮件至:zlr393@sina.com)